杨浦记忆

复兴岛北部,见证历史的商业网点

■王坚忍 文

1967年初夏,复兴岛北部共青路西侧445号至465号,一幢5层的连体大楼拆去脚手架,给近在眼前的3个渔业产业链工厂,即渔业公司、鱼品厂、渔轮厂职工,以及483弄139户居民区带来了欣喜。

这幢大楼的建筑面积4900平方米,名称为"渔业公司船员家属探亲招待所",主体建筑二层至五层,拥有200余个房间。一楼街面为配套商业网点,给外地籍船员与家属来沪提供了便捷。

它犹如阳光雨露,惠及兼顾了岛北方圆1.5公里范围内、由三家工厂员工与居民区组成的1万岛民的日常生活。

大楼从共青路南延伸至北,再拐个弯到东西向的海安路——此时路上还是一座俗称"内江河桥"的小木桥,横跨复兴岛运河,通往岛外的军工路,但只能走人,不能行车。

1976年,小木桥扩建为行驶大卡车的混凝土大桥,改称"海安路桥",与岛南的定海路桥遥相呼应,是连接复兴岛与市区的第二条桥梁——由此,大楼与周边设施共同组成一个L型的商业群:拥有一个门面宽21.6米、中型的复兴岛糖烟食品商店,一个宽敞的室内小菜场,第26粮油店(主要供应居民区),还有饮食店、银行、邮局、书店、鞋店、理发店等,麻雀虽小,五脏俱全。

上世纪6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,这幢带有配套商业群的招待所,犹如复兴岛北部跳动的生活脉搏,承载着船员与家人团聚的天伦之乐、居民置办柴米油盐的市井烟火气、出航前船员购买烟酒的粗犷豪爽、午休时女工挑选发夹的轻柔细语……天然的一幅质朴淳厚的岛民风土人情图。

大楼的缘起——渔业公司,至1965年年底,已经拥有一支驰骋在蔚蓝色的东、黄海上,出没风波里捕鱼捞虾的大船队,共有250吨渔船203艘,年捕鱼量10万吨,成为供给上海700万市民"食有鱼"的生力军。

这支大船队共有3460名船员,占当时渔业公司职工总人数的一大半。基于其时的海洋环境,这是一支出海带枪、"一手拉网,一手拿枪"的船员兼民兵的队伍,面对无论三伏酷暑烈日烤晒,还是三九严寒风雪交加,他们日夜辛劳在浩瀚的大海上,肩负渔业生产与保卫海疆的双重任务。

1966年6月,渔业公司打报告给上海水产局,申请要求在渔业公司共青路486号大门口外,修建一幢建筑面积4500平方米的船员家属探亲宿舍。其理由得从船员结构说起,3460名船员,由三种人组成——江浙闽渔民子弟;东海舰队复员军人;市区青年学生与郊县(如崇明)渔民子弟。其中外地籍(包括复员军人)的船员1000多人,差不多占船员总数的三分之一。这些外地籍船员为保障市场海鲜供应,春节都在渔船上耕海踏浪。妻子想念丈夫了,便会独自一人或携幼子来复兴岛探亲。复兴岛上没有旅馆,她们只能在岛外的定海路或杨树浦路旅馆住宿,开销不菲。故解决船员两地分居问题,是渔业公司领导念兹在兹的心头事。

1966年6月,渔业公司向市水产局上呈建造船员家属探亲宿舍招待所的报告,水产局将文件上报给市计委,市计委7月批复同意,并于10月将某商业储运公司复兴岛第三分库的一块1850平方米、不规则的L型地块,调拨给渔业公司。

随后,市建筑设计院完成了设计图纸。从图纸上看,这幢五层楼建筑,2楼至5楼是船员招待所,一楼除进出招待所的正门及东、北两扇偏门外,其余为配套的商业网点。工程于当年12月动工,翌年5月中旬竣工。

几年前,一次由复兴岛公园党群服务站举办的岛民座谈会上,我结识了从小在岛上居民区长大的老黄,他退休前为市轮渡公司党办主任,记忆力好,观察力强。

对1967年落成的这幢连体大楼,他是不折不扣的亲历者。他说,在此前,小菜场与理发店都在483弄居民区大门内,小菜场是一间木板房,每天凌晨,由定海路菜场用人力拖车送来一车菜。家家户户连夜派小孩放个旧篮子占位,一清早起来排队买菜,菜卖完即为止,有时供不应求。

新大楼造好后,底楼菜场的条件好了,供应量多了,再加上鱼品厂屡屡在菜场摆放做罐头时多出的"边角料",如带鱼肚档、鳗鱼头尾、小橡皮鱼等补充"荤菜",免鱼票,使居民区分享岛外菜场没有的"小实惠"。复兴岛糖烟食品店,五花八门,一百样东西都有。从南到北兜一圈,依次是酱油烟酒柜、文具柜、冷饮水果柜、糕饼糖果柜、毛巾内衣纺织品针头线脑柜等等。

读小学时,大人经常差我拎着瓶子去打酱油。这个综合商店的门面与货源,如果它说自己为岛上第二,没人敢说第一。这里是整个岛上人烟最稠密处。小辰光我喜欢在我家三楼窗口望野眼,看三个厂的工人上下班,但见共青路上熙熙攘攘,人潮一波接一波,见首不见尾,超好看。

我当出海船员时曾到招待所看望师傅与师母,走上楼梯便听到从各个房间传来的欢声笑语。叩门进房,年轻的师傅与师母正在轮流给小孩喂食,每当孩子吃下一大口,他们脸上露出满足的笑容,一床一桌几把椅子的12平方米小屋,弥漫着父慈母爱的融融亲情。

根据上海水产局布置的任务,从1968至1973年间,船员招待所,还接待过到复兴岛培训的越南实习生,男女都有,肤色较深,着浅蓝色工装。男的到上渔业公司灯光围网船出海,或到渔轮厂见习拆装柴油机,女的到鱼品厂学鱼罐头制作。他们前后分4批来复兴岛,每次30余人。招待所对他们照顾很周全,他们临走时都依依不舍。

我是1970年上复兴岛渔船出海。返航到港卸鱼补充给养期间,跑大门口外的书店频繁,尤其1977年后,从前被禁的一本本好书携着油墨清香接踵而来。

某次夏季渔船靠岸早,我一口气奔到书店门口排队等开门,前后一数,连我正好15人,其中有一位穿着素雅的30来岁的陌生女子,一问才知道她是从厦门赴沪的教师,趁暑假来探望当船长的丈夫。开门后,我们买到《悲惨世界》都很开心。书店仅一个营业员,姓查——这姓氏,上海很少的。后来店里卖金庸《射雕英雄传》,书友与老查熟了就称他"金庸",他也不生气。

邮局也一个人,姓张,圆脸微胖,我们叫他"张局长",他听了笑眯眯的。1984年,我已上岸在渔业公司能源科工作,在《解放日报》发了2首写船与帆的小散文诗处女作,便到邮局领了2块钱稿费,再到书店买了1本《现代汉语词典》。

招待所底楼大门右边的小银行(储蓄所)3个人。上世纪80年代中期,我随大流加入小银行的贴花有奖储蓄——即在每月单位财务科发工资时扣除2元,随工资带给你一枚贴花,由你自己贴在一张印有12个月空格的纸上。一年满了零存整取,本金24元,利息我记得大概5%,1.8元,一半归自己,一半参与抽奖。假如中奖收益就会远高于普通储蓄,但好比现今的福利彩票抽奖,概率极小极小,反正大家一个人也没中奖。

上世纪80年代,复兴岛北部的三家工厂扩产增容,岛民增至1.6万。商业网点货源充盈,人气足,生意好,为整个复兴岛最繁华处。

上世纪90年后期,复兴岛北部居民区,整体动迁至杨浦区殷行街道工农新村,三家工业企业也歇火了。这幢连体大楼萧条寂寞,街面商店都闭门上锁,人去楼空,只有L型大楼青灰色的斑驳陆离的混凝土外墙,无言地耸立蓝天,等待着。

这一等就是20多年,终于传来久违了的复兴岛岛北公园即将建成的佳音。

岛北公园位于复兴岛北部的共青路486号。大门入口处在共青路与海安路交叉口。公园总面积154000平方米,是一座集生态自然、滨江景观与城市活力于一体的"城市自然客厅,拥有三大功能区域——从南到北依次为拥有8万平方米开阔草坪的中心草坪区;尽显宁静诗意的草花甸林区;以"野生感"为主的北端鸟岛区。公园于今年"五一"假期试开放,举办了"复兴派对"音乐荟。据在场的园林施工人员透露,公园将于年底正式对外开放,将成为续复兴岛公园、复兴岛船台公园后的第三个公园。

回眸当年,这个为复兴岛北部渔业公司等三个工业企业与483弄居民区服务、带配套商业网点的招待所的5层大楼,见证了历史变迁,也见证了工业锈带向生活秀带的华丽转身。

往事并不如烟云,点点滴滴在心田。

旅游日记

仙人谷

■贾瑞东 文

仙人谷森林公园是《冰雪尖刀连》《生万物》《父辈的荣耀》《归队》《山顶上的草坪》等多个央视热播剧的取景地,没经受住广告的诱惑,我报名参加了这个一日游。

草坪在山顶,大巴转弯抹角摇摇晃晃上来,土路,扬起很大的灰尘,听导游说是与原始形象匹配和拍电影需要才没用柏油。

九月初,北方有些树开始落叶,但草还没枯黄,翠绿的草坪仍耐看,密密的原始树木在草坪边上围成一圈,像严实的栅栏,树荫映在地上的那一块特别深绿,似乎给这张绿毯再加一道防护网。

我走在草地上,踩着稀稀拉拉的枯叶,像踩在钢琴的琴键上,那纯自然的碎响仿佛专为我的脚步谱写的进行曲。

走到坡顶,回眸一望,斜斜的球面草坪泛着油光,像一汪微澜漾漾的湖水,真想一头扎进去作一番畅游,或俯身圆木似的滚到坡底,享受茸茸软软的草尖轻刺肤体的快感,目睹排排绿波被我次第推涌又铺平的伟力和驯服,体验顺势而为无阻无碍一溜到底的飘逸畅滑,过一把儿时放牛从坡上滚到坡底的童瘾,但我终究克制了,毕竟这把年纪,纵情一回也许会血脉贲张筋骨散架再也站不起来,但这种想法和冲动本身还是让我得到心性的愉悦和灵魂的慰籍,等于已然疯了一回。

正想着,一对白衣白裙的小姑娘心有灵犀地变现了我的梦,从我脚旁嘻哈笑闹着滚了下去,像两团雪球,裙幅飞旋,声音脆亮。

草坪上有几间小屋,全木结构,"A"字型搭建,或独成一体,或几个"A"字高低错置,简单,方便,原始,有的木板早已腐败,漏光生苔,地面不敢放脚,踩上去定会塌陷,沙砾从木缝中冒出,顺带顶起几棵瘦小的青草。窗框有些歪斜,户枢在风中吱吱作响,随时都有脱落的危险,也许正是这种破败、斑驳、茅椽蓬牖的味道才显古旧逼真,才合剧情。

坪的尽头是森林,我不走别人走过的路,专挑幽暗深密无人涉猎的歧途。

踩着厚实的松针腐叶,踩着野生动物的蹄花,但倒伏朽秃的古树纵横交错,时常须要翻越、攀爬、钻穿、跳跃才能经过,有些累,却乐在其中。自己仿佛开天辟地第一人、蛮荒历险第一人、外星游客第一人、穿越时光第一人,我的出现打破了数亿年杳无人迹的宁静。

树林越深越安谧,所有的东西都那么天然闲散,没有一种刻意、伪作。你看那树断得多干脆,像炸裂的火花、冲天的巨浪,它倒下也自在潇洒,枝杆任意展放、铺陈散射,像凸露地表的根茎,它们死也死得大气磅礴、豪迈舒坦。

向前,出现亮光,原是又一块大大的草坪,三五头花白黄牛放在这里。一头在用心啃草,啃得专心致志,吃得津津有味;一头蜷在地上昂首反刍,咀嚼得优雅自在;一头漫不经心地走路,像在散步,后面跟着一只牛犊,跟不上步子,母亲交错的双腿让它失落。

另一头距我很近,突然看见一个陌生人,一个天外来客,有点好奇又有点畏怯。

它先退两步停住,望望我,我靠近些,它便回身欲走,我停住它也停住,回头看看。我友好地向它招手,它抬头望望我的手,恰好我手上拎着东西,我有些明白了,赶紧解开塑料袋,从里撕下一块囊饼朝它示意:"过来过来,有好吃的!"

它略略一怔,见我的表情不是恶相,声音温软亲切,犹豫几秒举步向前,停住,再瞅瞅我的脸,瞅瞅我手上的东西。

我见希望在即,便继续我的动作和召唤。

它终于靠近了,我伸长手臂将饼送至唇边诱它,它一半不愿一半怀疑一半谨慎地看着我,眨眨铜铃似的眼睛,扇扇耳朵,双唇竭力外翻,露出两排雪白的牙齿,嘴角垂着一条亮亮长长的涎,苍蝇歇在有液的脸上,鼻孔圆鼓,猛然喷出一股粗气,似打喷嚏,湿沫与草腥味儿扑面射来,额前头发被它冲开,我眉头一皱,五官一紧,脖子一缩,身子一仰,差点跌倒。

我不懂它怪异举止的意思,怎么哄它就是不张嘴,我把饼塞到它的嘴边,用饼尖去撬它闭合的牙齿,在上下齿的缝隙处刮蹭,有些碎粒粘在牙上唇上,它这才肯伸出舌头卷卷舔舔,我以为它尝到咸头应该张嘴了吧,谁知突然埋下头剧烈晃荡,拨浪鼓似的,满脸蝇儿甩得四下飞逃,有两只竟撞上我的脸,我一退步手松了,饼掉地上,满以为它不习惯喂食,会自己去捡,殊不知它头也不回摇首摆尾地走开了。

心中怨怼,回到来处,人们都在"仙人谷"三个大白字边照像,"仙"字缺"亻",我仿着别人那样在"山"字左边一站补个单人旁,圆满了"仙人谷"也圆满了自己。



秋 ■蔡洁

本报地址:上海市安波路565号 电话:65653113 邮编:200433 本报电脑部电脑照排 浦东彩虹印刷厂印刷